

东吴名家·名医系列

主 编:田晓明

副主编:马中红 陈 霖

# 李英杰访谈录

张梦晗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英杰访谈录 / 张梦晗著.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20. 1  
(东吴名家 / 田晓明主编. 名医系列)  
ISBN 978-7-5672-2639-5

I. ①李… II. ①张… III. ①李英杰—访问记 IV.  
①K8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5126 号

书 名: 李英杰访谈录

著 者: 张梦晗

责任编辑: 王 亮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 215006

印 刷: 苏州市深广印刷有限公司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7481020

开 本: 787 mm×1 092 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48 千

版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2639-5

定 价: 86.00 元

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服务热线: 0512-67481020

## 东吴名家·名医系列

主 编 田晓明

副主编 马中红 陈 霖

## 丛书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主 任 侯建全

副主任 田晓明 陈 赞 陈卫昌

委 员 丁春忠 马中红 王海英 方 琪 刘济生

时玉舫 张婷婷 陆道平 陈 亮 陈 昱

陈 霖 陈兴昌 范 嵘 周 刚 贲能富

徐维英 黄玉华 黄恺文 盛惠良 缪丽燕

## 学术支持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专项

苏州科技大学城市发展智库



苏州大学东吴智库



苏州大学新媒介与青年文化研究中心





**主编 田晓明**

田晓明，生于如皋，旅居苏州，心理学教授，先后供职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大学，现任苏州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



**副主编 马中红**

马中红，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传播学教授，从事媒介文化、品牌传播研究。

---



**副主编 陈霖**

陈霖，安徽宣城人，苏州大学新闻学教授，从事媒介文化与文学批评研究。

---

# 总序

## 留点念想

田晓明

在以“科学主义”为主要特征且势不可挡的“现代性”推进下，人类灵魂的宁静家园渐渐被时尚、功利和浮躁无情地取代了，其固有的韧性和厚度正日益剥落而变得娇弱浅薄，人们的归属感与幸福感也正逐步消失。在当今中国以“改善社会风气、提高公民素质、实现民族复兴”为主旋律的伟大征程中，“文化研究”“文化建设”“提升软实力”等极其自然地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作为一名学者，自然不应囿于自己的书斋、沉湎于个人的学术兴趣，而应该为这一伟大的时代做点什么；作为一名现代大学管理者，则更应当拥有这样的使命意识与历史担当。

—

任何“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总是不乏高度的历史价值、使命意识和时代意义，文化研究也不例外。应该说，我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和兴趣缘起于自身经历的感悟和对本职工作的思考。近年来，我曾在日本、法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学术交流或工作访问。尽管这些国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但其优良的国民总体素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3年5月，我应邀赴台湾地区参加了“2013高等教育国际高阶论坛”，这也是我首次台湾之行。尽管此行只有短短一周，但祖国宝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日常交往中，我不仅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在台湾地区被近乎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从错落有致甚至有些凌乱的古老街景中“看到”了隐含于其背后的一种持守和一份尊重……于是，我又想起了大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们在剔除封建糟粕的同时，几乎“冷落”甚至放弃了很多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全面汲取苏联“洋经”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我们的文化自主性。“文革”期间，许多优秀传统文化遭受的破坏自不

必多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华大地在演绎经济发展奇迹的同时，中华民族的一些优秀传统文化却没有得到同步保留或弘扬，极个别的优秀传统文化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沦丧的现象。这便是海外之行和台湾地区之行给我留下的文化反思与心灵震撼！

带着这份反思和震撼，平日里喜欢琢磨的我便开始关注起“文化”及“文化研究”等问题了。从概念看，“文化”似乎是一个人人自明却又难以精准定义的名词。在纷繁的相关阐述中，不乏高屋建瓴的宏观描述，也有细致入微的小处说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文化概念的复杂性也赋予了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内容丰富性、方法多样性和评价复杂性等特征。黑格尔曾做过这样的比喻：文化好似洋葱头，皮就是肉，肉就是皮，如果将皮一层层剥掉，也就没有了肉。作为“人的生活样式”（梁漱溟语），文化总是有很多显形的“体”，每一种“体”的形式下都负载着隐形的“魂”。我们观察和理解文化，不仅要见其有形之体，更要识其无形之魂。体载魂、魂附体，“魂体统一”便构成了生机勃勃的文化体系。古往今来，世界上各地区、各民族乃至各行各业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每一文化体系都是它自己的“魂体统一”。遗憾的是，尽管人们在思想观念上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但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文化”概念被泛化或滥用了，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

从文化研究现状来看，我认为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文化研究面临着“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挑战和挤压；二是文化研究多是空洞乏力的理论分析、概念思辨，而缺少务实、可行的实践探索。一方面，在“科学主义”泛滥、“工具理性”盛行的当今时代，被称为“硬科学”的科学技术已独占人类文化之鳌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相比之下，人文社会科学在人类文化中应有的地位正逐步或已经被边缘化了，其固有的功能正日益被消解或弱化。曾经拥有崇高地位的人文社会科学已风光不再，在喧嚣和浮躁之中，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软”科学的无奈与尴尬。即便是充满理性色彩、拥有批判精神的大学已经意识到并开始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功能与文化功能，但在严酷的现实语境中，也不得不“违心”地按照所谓客观的、理性的科学技术范式来实施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管理和研究评价。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研究成果多以“概念思辨”“理论分析”等形式表达，缺少与现实的联系和对实践的指导，难免给人以“声嘶力竭”或“无病呻吟”之感受。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苍白、乏力的研究现状加剧了人们视文化为“软”科学

的看法。这无疑造成了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的困境与尴尬。

从未“离开”过校门的我，此时自然更加关注身陷这一“困境”和“尴尬”漩涡中的大学。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探索新知的重要场所，也是人类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要阵地。她不仅运用包括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在内的人类文化知识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高级人才培养，而且还直接担当着发展、创造与创新人类文化的历史责任。学界一般认为，大学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应该说，这样的概括基本涵盖了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但从学理上看似乎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方面，从逻辑上看，这三项功能似乎不是同一层次的、并列的要素。因为无论是培养高素质人才，还是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都是大学服务社会的主要方式或手段。如果将社会服务作为单一的大学功能，那么是否隐含着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就没有服务社会的导向呢？另一方面，从内涵上看，这三项功能的概括本身就具有“工具化”“表面化”的特征，并没有概括大学功能的深层的、本质的内涵。那么，有人会问，大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大学的本质就在于“文化”——在于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启蒙、文化的自觉、文化的自信、文化的创新。因为脱离了文化传承、文化启蒙、文化创新等大学的本质性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大学的运行就容易被视作简单传递知识和技能的工具化活动。从这一意义上说，大学文化建设在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化传承、创新中拥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甚至主要地位。换言之，传承、创新人类文化应该是大学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如果说，大学的本质在于文化传承、文化启蒙、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创新，那么，大学管理者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对文化的“抢救”“保护”“挖掘”。这是现代大学校长应具有的文化忧患意识和责任感。言及大学文化，现实中的人们总是习惯地联想起“校园文化”，显然这是对大学本质的误解甚至曲解。一直以来，我坚持主张加强“文化校园”建设。“校园文化”与“文化校园”，不是简单的文字变换游戏，个中其实蕴含着本质的差异。面对“文化”这一容易接受却又难以理解的概念，人们总是无法清晰明快地表达“文化是什么”，有人曾经做过比较详细的统计，有关文化的定义多达两百多种。既然人们很难定义“文化”的概念，或者说很难回答“文化是什么”，我们不妨转换一下视角，抑或可以相对轻松地回答“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没有文化”“什么是文化缺失”等问题。我所理解的大

学文化，在于她的课上和课下，在于她的历史与现实，在于她的一楼一字、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人一事……她可能是大学制度文化的表达，可能是大学精神文化的彰显，也可能是大学物质文化的呈现。具体而言，校徽、校旗、校训等标识的设计与使用是文化校园建设的体现，而创建大学博物馆、书画院、名人雕塑等，则无疑是大学文化名片的塑造。我曾发起和主持大学博物馆（即苏州大学博物馆）的筹建工作，这一“痛并快乐”的工作，让我感慨万千。面对这一靓丽的大学文化名片，我似乎应该感到一种欣慰、自豪和骄傲。然而，在经历这一“痛并快乐”的过程之后，我却拥有了另一番感受：在大学博物馆所展示的一份份或一块块残缺不全的“历史碎片”面前，真正拥有高度文化自觉或自信的大学管理者，其内心深处所拥有的其实并不是浅薄的欣慰和自豪，而是一种深深的遗憾、苦苦的焦虑和淡淡的无奈！我无意责怪或埋怨我们的前人，我们似乎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责怪、埋怨，因为还有很多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落实、来实现，从而给后人多留下一点点念想，少留下同样的遗憾。

这不是故作矫情，也不是无病呻吟，只有亲身经历者，方能拥有如此宝贵的紧迫感。这种深怀忧虑的紧迫感，实在是源于一种更深的文化理解！确实，文化的功能不仅在于“守望”，更在于“引领”，这种引领既是对传统精华的执着坚守、对现实不足的无情批判，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理想而又不失理性的憧憬。换言之，文化的引领功能不仅意味着对精神家园的守望，也意味着对现实存在的超越。尽管本人并没有宏阔博大的思想境界、济世经国的理想抱负、腾天潜渊的百炼雄才，但在内心深处，我却始终拥有一种朴实而执着的想法：人生在世，“必须做点什么”“必须做成点什么”；如是，方能“仰俯无愧天地，环顾不负亲友”。然而，正所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对于任何富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而言，“想法”变成“现实”的过程从来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当下社会，“文化校园建设”则更是“自找苦吃”！

## 二

人生有趣的是，这一路走来，总有一些“臭味相投”的“自找苦吃”者与你同行！

2013年，我兼任艺术学院院长。在一次闲聊中，我不经意间流露出这一久埋心底的想法，随即获得了马中红、陈霖两位教授及其团队成员的积极响应。也许是闲聊场景的诱发，如此宏远计划的启动便从艺术学院“起步”了！其实，选定艺术

学院作为起始,我内心深处还有两点考量:一是“万事开头难”。既然事情缘起于我的主张和倡议,“从我做起”似乎也就成了一种自然选择。事实上,我愿意也必须做一次“难人”。二是我强烈地感到时不我待,希望各个学院能够积极、主动地加入“抢救”“保护”“挖掘”文化的行列。尽管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历史责任,但在纷繁的现实面前,这项工作似乎更接近于一种“义务”或“兴趣”,因此,作为分管文科院系的副校长,我不能对院长们有更多的硬性要求。于是,我想,作为艺术学院院长,我可以选择“从我做起”,其示范和引领作用可能比苍白的语言或“行政命令”更为有力、更富成效。

当然,选择艺术学院作为“东吴名家”系列开端的根本想法,还是来自我们团队对“艺术”发自内心的热爱!因为,在我们古老的汉字中,“藝”字包含了亲近土地、培育植物、腾云而出的意思。这也昭示了艺术的本性: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必须超越生活。或许也正因为艺术这样的本性,人们对艺术的反应可能有两种偏离的情形:艺术距我们如此之近,以致习焉不察;艺术离我们如此之远,以致望尘莫及。此时,听一听艺术家们的故事,或许会对艺术本身能够拥有更多、更深的理解。

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其《艺术的故事》开篇中有云:“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在各种艺术作品的背后,站立着她们的创造者,面对或欣赏这些艺术作品,实际上就是倾听创造她的艺术家,并与艺术家展开对话。这样的倾听与对话超越时空,激发想象,造就了艺术的不朽与神奇。也正是这种不朽与神奇,催生了“东吴名家”的艺术家系列。

最先“接近”的五位艺术家大家都不陌生:梁君午先生,早年在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艺术学院学习深造,深得西方绘画艺术的精髓,融汇古老中国的艺术真谛,是享誉世界的油画大师;张朋川先生,怀抱画家的梦想,走出跨界之路,在美术考古工作和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开辟了新的天地,填补了多项空白;华人德先生,道法自然,守望传统,无论是书法艺术,还是书学研究,都臻于至境;杨明义先生,浸淫于江南传统,将透视和景别融进水墨尺幅,开创出水墨江南的新绘画空间;杭鸣时先生,被誉为“当今粉画巨子”,以不懈的努力提升了粉画的艺术价值。五位大师的成就举世瞩目,他们的艺术都有着将中国带入世界、将世界融入中国的恢宏气度和博大格局。

五位艺术家因缘际会先后来到已逾百年的东吴学府,各自不同的艺术道路在苏州大学有了交集和交融,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他们带来的是各自艺术创作的

历练与理念，艺术人生的传奇与感悟，艺术教育的热情与经验，所有这些无疑是我们应该无比珍惜的宝藏，在这个意义上，“东吴名家·艺术家系列”的编写与制作也可谓一次艺术“收藏”行动。

### 三

“收藏”行动在继续进行！随着“东吴名家·艺术家系列”的编写与制作告一段落，我便将目光转向了“名医”。这一探寻目光的阶段性的聚焦或定格，缘起于本人儿时的梦想和生活经历。我自小在外公与外婆身边生活，身为医生的舅舅和舅妈对我影响巨大。舅舅的敏感和精明、勤奋与敬业，舅妈的才情和灵巧、细腻与矜持，尤其是他们与病人之间交往、交流的互动场景以及医院的氛围，给我幼小的心灵烙上了深深印记。应该说，舅舅和舅妈身上所折射出来的医生职业操守和人格魅力，不仅是我人生启蒙的绝好养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滋养、熏陶着我的成长，而且也渐渐成为我的生活习惯和样态，进而萌生出人生的愿望与梦想——我想成为一名让人尊敬的白衣天使或人民教师！

儿时的梦想，总是比较简洁和朴素，有时还十分直观和现实。在我的思维积淀中，总有一种抹不去的儿时记忆和认知：医生和教师是人世间最崇高、最善良、最阳光的职业！因为几乎没有哪位医生不想救死扶伤的，也几乎没有哪位教师不想教人成人的。世上可以没有其他职业，但绝不可无医生和教师。这两种职业甚至超越了国界、人种、民族和意识形态等差异，因为任何人都会遭遇到生老病死的拷问，任何人都有接受学校教育的过程，绝大多数人也会面临子女教育问题，等等。因此，渴望成为一名医生或教师，便成为我儿时的梦想！

清楚地记得，我在高考志愿书上清一色填写了“临床医学”专业，但因为班主任私底下递交的一份“定向表”，让我儿时的“医生梦”彻底破灭了。因为这种“阴差阳错”，而今中国大学里多了一名不太优秀的心理学教授，而医院却可能少了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身为大学教授的我，虽然内心偶尔也会流露出“得陇望蜀”的遗憾，但我知道，这是真正的“白日梦想”。“医生”，对我而言，只能成为一种永久的儿时记忆了。也许正是为了弥补这份心理缺憾，我将探寻的目光聚焦或定格于“名医”，便乃是情理中事了。

如果说，“东吴名家·艺术家系列”的编写与制作缘起于本人的文化理解和兼任艺术学院院长的“便利”以及与马中红、陈霖两位教授的“臭味相投”，那么，“东吴名家·名医系列”编写与制作能够成为现实，则是因为我和我的团队又幸

运地遇上了一位“同道”，他就是侯建全先生！在一次偶然闲聊时，建全兄得知了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和设想，他不仅给予高度褒扬，而且主动要求加入并表示全力支持。这真是应验了两句老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日常交往中，建全兄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干练、圆融、义气，而他对医院文化建设的深邃理解与执着精神，以及他能跳出自己的“本位”，全方位思考吴地医学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视野和气度，又使我对他平添一份深深的敬意和尊重。尤其是此间我的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动，他依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此项工作的开展和推进，更是彰显出“同道”的意蕴与价值、友谊的诚挚和珍贵。

拥有了建全兄这样的“同道”，“收藏”行动进展得异常顺利。我们的笔墨和镜头此次定格与聚焦的几位名医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李英杰先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指定传承人，潜心于六神丸技艺，一颗匠心守护绝密国药，将手工微丸技术代代相承，被誉为当代“中医药八大家”之一。阮长耿院士，被尊为中国的“血小板之父”，成功研制了以SZ（苏州）命名的系列单抗，应用于出血与血栓性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始终坚持不懈地以学术引领中法交流，以科研点亮生命之光。杜子威先生，著名医学教育家、中国现代神经外科学奠基人之一，制定了首个中国人脑脊髓液蛋白电泳的标准值，培养出中国第一株人脑恶性胶质瘤体外细胞系SHG-44，建立了人脑胶质瘤基因文库，在中国脑外科研究和临床方面取得卓越成就。董天华先生，苏州骨科医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江苏省医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学医、行医、传医七十余载，德术并举、泽被后学，仁者情怀、大家风范。蒋文平先生在六十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在我国心脏电生理领域里倾注汗水和心血，贡献智慧和才能，是一位不畏艰难险阻和不知疲倦的探索者、创新者、开拓者。唐天驷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骨外科专家，两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他主持的“脊柱后路经椎弓根内固定”研究，被誉为我国脊柱外科的一大“里程碑”，铸就了脊柱内固定的“金标准”；虽到望九之年，他仍然工作在第一线，用高超的医术，帮助无数病人“站稳了身板”“挺直了腰杆”。陈易人先生，是苏州乃至江苏全省的知名外科专家，曾经是省内医学界外科医学的领头羊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无私奉献，不计名利，坚持奋战在手术台旁，为千万个患者解除病痛；他还通过努力，和同事们一起把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外科诊疗提升到省内一流水平。华润龄先生从医半个多世纪，学养深厚，内外兼修；他上承吴门医派著名老中医奚凤霖和陈松龄两位先生医脉，秉承吴地优秀传统文化的袭，理法方药，

思路清晰,用药轻简,救人无数,在中医业界和患者当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是当代吴门医派的杰出传承人和代表医家之一。

.....

“收藏”行动将继续进行。随着“同行者”的不断加盟,“东吴名家”(百人系列)将在不远的将来“梦想成真”!为了这一美好梦想,为了我们的历史担当,也为了给后人多留点念想、少留点遗憾,让我们携起手来.....

## 序

自古姑苏繁华地，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与文化的长足发展，而且在中医领域也形成了著名的吴门医派。吴门医派作为传统中医体系，形成了一大批著名医家，且世代相传，比如绵延约八百年的郑氏妇科。吴门医派中名医多御医，由于医术高明，声名远播，仅明代姑苏籍御医就有七十多位。吴门医派为苏州人的繁衍生息和健康生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传统中医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贡献了苏州智慧。

“东吴名家·名医系列”选择了华润龄先生和李英杰先生作为当代苏州吴门医派与中医制药工艺的代表人物，可谓实至名归。

历史上的东吴医派在当代通过名医传播、名药制作、名馆开设以及中医文化的现代化建设而得到发扬光大。与东吴医派并驾齐驱的是苏州日益崛起的现代医学和医疗。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国内具有影响力的知名三甲医院，多年来，在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中名列前50强，在中国地级城市医院100强排行榜中雄踞榜首。百年老字号医院，已然浓缩为医学领域的一笔宝贵财富，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它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名医队伍。一所医院在民众中的口碑和信誉，很大程度上是凭借这些名医来创造的。在长期对医院的管理中，我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条，培养名医、建设名医队伍不动摇，这是医院建设和发展的硬道理。

名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名医荟萃的局面也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形成的，其中，医生队伍建设至关重要。作为一所三甲医院，医生队伍是呈宝塔型结构的。名医是宝塔尖上的独领风骚者，他们也是从医生、从良医中脱颖而出的。对于医生队伍建设来说，我们的兴奋点和关注点，一是人才，二还是人才，三依然是人才。具体来说，一手抓名医队伍的建设，他们是医院的标杆、品牌，让他们带领团队，培养学生，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提高医生队伍的整体水平。另一手抓青年医生的培

养，这也离不开名医，以名医为师，从中发现人才。一旦发现可塑之才，就严格要求，压担子，创造各种条件，使他们成为名医。尊重名医，爱护名医，宣传名医，始终是医院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医院的文化建设，整理和发扬名医的品德与精神，在当前显得非常迫切，这也是具体落实党中央的“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的指示。阮长耿、董天华、唐天驷、蒋文平、杜子威、陈易人六位名医的访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是苏大附一院医院文化建设的又一重大成果。

一代代名医是医院文化的积淀，是苏州古今中外医学思想和精神的承继与传扬！“东吴名家·名医系列”所选八位名医虽然分属不同专业学科，但是他们有这样一些共性：

第一，医者仁心，他们都有崇高的医德。百年传承，使苏州有了“吴门医派”的金字招牌，也使苏大附一院积淀了“博习创新，厚德厚生”的文化底蕴。“厚德厚生”使医院百年来形成了“为患者、爱患者”的绿色医疗生态环境。这些名医用毕生的实践，诠释和丰富了“厚德厚生”的内涵。以德为上，为民服务，才不愧为真正的名医。董天华教授一直信奉“医德医术是一个医生的生命”，创造性地研究出将“美多巴”应用于治疗早期非创伤性股骨头坏死的新思路。几十年来，董教授淡泊名利、廉洁行医，收到病人的锦旗和表扬信不计其数，从未收受过病人的红包。他经常教诲年轻医生，要做好一名医生，首先要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对待患者要有一颗仁慈的心，在诊治病人的时候，要时刻设身处地为病人的病情着想。慕名而来的患者除了仰慕他妙手回春的精湛医术，感恩他朴实善良的医者仁心外，更敬重他高尚的医德。华润龄先生秉持中医传统正道，妙手仁心，待患以诚，致力于中医领域的开掘，其学养、医术和医德得到业内同行和众多患者的嘉许，是一位有口皆碑的吴门儒医。

第二，大医精诚，他们以精湛的医术名扬天下，受到无数患者的爱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名医活在广大民众的口碑中。他们敬业，痴迷于自己的理想，在长期行医过程中，不断总结，不断前进，最终登上自己事业的顶峰。陈易人教授，是我们外科的著名专家，一生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不计个人名利，用手术刀为千万个患者解除病痛，也把苏大附一院的外科诊疗提升到了省内一流水平。蒋文平教授，植入了中国第一例与第二例自动心脏起搏复律除颤器，从直流电消融到射频消融治疗心动过速，蒋主任参与了中国在该领域的起步性研究，接二连三地开创“中国首例”，在治疗心律失常方面立下了赫赫战功。脊柱外科医生是高技术、高风险

的职业,稍有失误,病人就可能终身残疾。唐天驷教授作为一名医生,最大的快乐就是为病人解除痛苦,精湛的技艺是他毕生的追求,他一直坚持重视每一个手术细节,创下了数千例脊柱手术无瘫痪、无严重并发症的纪录。20世纪80年代,他主持的“脊柱后路经椎弓根内固定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被誉为我国脊柱外科的一大里程碑,铸就了脊柱内固定的“金标准”。

第三,敢于创新,与时俱进。这些名医不墨守成规,故步自封。他们是各自领域的弄潮儿、追梦人和风云人物。医学事业日新月异,每天有无数创新的成果面世。阮长耿院士建立了我国第一个血栓与止血研究室。他成功研制了以SZ(苏州)命名的第一组抗人血小板单克隆抗体,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随后相继研制成功抗人血小板、vW因子等苏州(SZ)系列单抗180多株,并应用于出血和血栓性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其中5株SZ单抗被确认为国际血小板研究的标准试剂……阮长耿,亦被学界公认为我国血栓与止血研究领域杰出的开拓者之一。杜子威教授,1974年创建了苏州医学院(现苏州大学医学部)脑神经研究室,开展了脑神经疾病的基础研究,成功研制出国产醋酸纤维薄膜,首次制定了中国人脑脊液蛋白电泳的标准值,建立了中国第一株人脑胶质瘤体外细胞系SHG-44及其裸小鼠移植模型NHG-1、中国第一株抗胶质瘤杂交瘤单克隆抗体SZ39,在国内首先成功建立了人脑胶质瘤基因文库。传统中药制药名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李英杰先生经年潜心研习,以敬畏和专注传递中医药文化之魂,在不断创新中将传统制丸技艺发展至炉火纯青的地步。

长江后浪推前浪。医学事业的发展,需要各方面人才。本次推出的名医访谈系列丛书,目的是为了传承。我们的愿望是把名医的风采、经验作为财富,贡献给大家,可以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他们是“博习创新,厚德厚生”的杰出代表,我们也希望在他们的感召下有更多的名医涌现。人才辈出,才能使我们在当今的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名医已经沉淀为苏州医学、医疗、医药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历经传承与创新,浓缩为一种与时俱进的时代品格。八位名医访谈是“东吴名家·名医系列”的首批实录,历时三年,挖掘整理了老一辈名医的故事,以照片、文字和视频的形式完整真实地展现出来,以期丰富和拓展我们的名医文化建设,从而使我们的文化建设事业迈上一个新台阶。



## 李英杰

1960年3月出生于江苏南京。1978年3月入伍参军，次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1981年11月从部队复员，到苏州雷允上制药厂六神丸车间工作，先后任班组长、车间主任、生产部经理、总经理助理、药材采购种植总监、党委副书记。1984年、1989年，李英杰所在六神丸班组连获国家质量金奖。经过11年踏实学艺和刻苦钻研，李英杰的微丸制丸工艺获得中医药界专家广泛认可，李英杰因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绝密配方六神丸制丸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并于1993年被评为江苏省医药系统先进工作者。1998年，李英杰获得“全国中医药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凭借超群的微丸制丸技艺，李英杰于2005年、2006年获“姑苏技能大奖”。

中华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传承人的执著和热情。李英杰四十年如一日，深耕在中医药事业的传承之路，2007年11月被评为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六神丸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08年11月被评为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六神丸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6月，李英杰当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雷允上六神丸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被誉为当代“中医药八大家”之一。2015年9月，出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常务理事。